

杀人不难

(京)新登字 064 号

责任编辑:刘万朗 徐顺生

封面设计:冯光美

版式设计:晨 风

杀 人 不 难

(英)阿嘉莎·克莉丝蒂 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字数:152 千字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7—5075—0228—7/1.69 定价:4.20 元

出版缘起

二 三

我热爱阿嘉莎·克莉丝蒂 (Agatha Christie) 所有的作品及她个人传奇性的一生。

直到现在，她所创作的一系列奇情故事，仍是除了圣经之外在世上印销最多的书籍。

当阿嘉莎的著作之一《东方快车谋杀案》被拍摄成电影在英国首映时，英女王伊莉莎白请问她：“您的作品我大半都看过，只是这一部的结局却是忘了，能否请您告诉我凶手究竟是谁呢？”

阿嘉莎回答说：“不巧，我也忘了呢！”

有关她作品的曲折情节、悬疑布局和出人意外的结尾，正如阿嘉莎自己所表明态度一样，贵如女王，亦是不能事先透露一丝一毫的，不然便失去故事的症结所在及精华了。

阿嘉莎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今日世纪的迷宫，无论男女老少，一旦进入她的世界，必然无法抗拒地被那份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所牵引，在里面做上千场以上华丽辉煌的迷藏，乐而忘返。

我极乐意将这位伟大奇情作家的全套书籍介绍到给读者。这位风靡了全世界数十年的杰出女性，在任何地方都已得到了一致的欣赏、崇拜与最高的尊敬，而在这里，她的作品迟迟没有出版，实是爱书人极大的损失与遗憾。以出版令

人着迷的金庸武侠小说、倪匡科幻小说、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及一系列经典名著驰名的远景出版公司有计划地出版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全集，正好弥补了这项缺憾，也是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有关这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奇书的灿烂与美丽，在于读者亲身的投入和参与，太多文字的介绍，便失去它隐藏着的玄机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英格兰！这么多年之后，终于又回到英格兰了！

他会喜欢这儿吗？路克·菲仕威廉由踏板跨上码头的那一刻，这么自问着。在海关等候入境的时候，这个问题躲在他脑子后面，可是当他终于坐上列车时，又忽然跑了出来。他现在已经光荣地领了退休金退休，又有一点自己的积蓄，可以说是个既有钱又有闲的绅士，风风光光地回到英格兰老家。他以后打算做什么呢？路克·菲仕威廉把眼光从列车窗外的风景转回手上刚买的几份报纸上。

他先打开《克里昂报》，上面全都是艾普孙镇的消息。他参加了赌马，想看看《克里昂报》的体育记者对那匹马的意见如何。关于他买的那匹马，报上只有一句话：

“至于其他马——裘裘比二世、马克·迈尔、山东妮和杰利，都很难赢得一席之地。此外……”

路克对此还有什么事并不在意，他把目光移向赌注比数，裘裘比二世是四十比一。他看看表，差一刻四点。“嗯，”他想：“比赛该完了。”同时希望自己在获胜希望第二大的克利格身上下过赌注。

接着，他打开《泰晤士报》，专心看起重大新闻。半小时后，列车的速度慢下来，最后终于停了。路克看看窗外，月台上空空荡荡的。他看到月台外面有个书报摊，上面张贴着：“德贝市赛马成绩揭晓”。路克打开车门跳出去，跑向书报摊，不一会儿，他看着上面的成绩笑得合不拢嘴。

德贝市赛马成绩如下：

裘裘比二世

梅士巴

克利格

路克笑得开心极了！可以赢回一百磅呢！裘裘比二世，可真替他争气！他放好报纸，仍然掩不住唇边的笑意，缓缓往回走，可是——列车却已经走了。就在他为裘裘比二世赢得冠军而兴高采烈的时候，列车已经不知不觉地开走了。

他问一个愁容满面的挑夫说：“那辆鬼列车是什么时候溜走的？”

“列车？三点十四分之后，这儿就没停过列车。”

“明明有，我就是从列车上下来，是从码头开来的。”

“码头开的列车直达伦敦，路上不停的。”

“可是刚才明明停在这里，”路克说，“我就是从车上下来的。”

挑夫面对无可否认的事实，又换了责备的口气说：“你不应该下来，那辆列车不该停这一站。”

“可是明明停了。”

“那只是为了做信号，不是你说的‘停’。你不应该下车。”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路克说，“也没有办法了。我只想请教，以你在铁路局的经验，认为我应该怎么办？”

“我看，”挑夫说，“你最好搭四点二十五分那班车。”

“要是四点二十五分的火车到伦敦，”路克说，“我就决定搭那辆车。”

挑夫告诉他没错，路克就在站台上随意走走。站台的大

标志告诉他，这里是卫栖梧村。不一会儿，一辆单节列车被一个旧的小引擎向后推进站，慢慢停下来。

最后，往伦敦的列车终于大驾光临了。路克一一查看车上的小房间。第一间是吸烟室，一位军人模样的绅士正在悠闲地吸烟。他走向第二间，里面是位面容疲倦，看来相当有教养的小姐，可能是家庭教师之类的，还有一个三岁左右活泼男孩。路克又快步向前走，下一个房间只有一位乘客，是位上年纪的女士。看到她，路克不禁想起自己的蜜尔德姑姑，十岁时，蜜尔德姑姑曾经容许他养一条草蛇，而且她实在是个好姑姑。于是路克走进去，坐了下来。

经过五分钟左右，火车终于缓缓驶出站台。路克打开报纸，看看那些早报所没有的消息，他知道自己看不了多久，家里那一大堆姑姑早就使他体会到，对面这位可亲的老太太，绝对不会安安静静地一路坐到终点。他猜得没错——那位老太太调整一下窗户的高低，拾起倾倒的雨伞，就开口对他说起这班列车的好处。“只要一小时又十分，实在很好。你知道，真的很好，比早上那班列车好多了，那辆车要一小时四十分。”她又说：“当然，大家差不多都搭早上那班火车，因为比较便宜。我本来也想搭那班车，可是‘老呖’不见了——我是说我那只波斯猫，漂亮得不得了，可是它最近老是耳朵痛——我当然要先找到它才能出门。”

路克喃喃道：“当然。”又把目光移到报纸上，可是没用，对方仍旧滔滔不绝地说道：

“所以我只好尽力而为，改搭下午这班火车。不过话说回来，这样也好，没早上那班火车那么拥挤。当然，我通常不会这样，可是我实在很着急，你知道，我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事要办，而且我要好好想一想，该怎么说，该说些什么——

你知道，就是要一个人安安静静地想。”路克挤出一抹微笑，“所以我想，这次就只好多用一点钱了。当然，”她看了路克棕色的脸孔一眼，迅速说：“我知道军人休假的时候都坐头等车，我是说，当军官的当然免不了。”

路克抵挡了那对闪耀精明的眼睛一会儿，但却马上投降了，他知道，最后还是得谈到这件事。“我不是军人。”他说。

“喔，对不起。我不是说——我只是以为——你的皮肤颜色很健康，大概是从东部回来度假的吧？”

“我是从东部回来，”路克说，“可是不是度假。”为了免得对方再进一步询问，他干脆坦白说出来：“我是警察。”

“警察？哈，真是太有意思了。我有个好朋友儿子刚刚加入巴勒斯坦警方。”

“马扬海峡。”路克简单地说。

“喔，老天，真有意思。真是太凑巧了——我是说你居然凑巧跟我坐在一起，因为你知道，我要到城里去办的事就是关于——老实说，我是要到苏格兰警场去。”

“是吗？”路克说。

老太太又高兴地说：“是啊，我本来想今天早上去的，可是后来，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很担心‘老呖’，所以只好改搭下午的火车。你不会觉得我去得太晚了，对不对？我是说，苏格兰警场并没有特别规定上下班时间吧。”

“对，我想他们随时都有人在。”路克说。

“是呀，他们当然不会没人，对不对？我想任何时间都可能有人要向他们报告大案子，对吧？”

“一点都不错。”路克说。

老太太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担心什么，然后又说：“我一直觉得最好直接追根究底。约翰·瑞德——就是我们卫栖

梧的巡官，是个好人，讲话很有礼貌，很和气。可是你知道，我觉得他不适合处理真正要紧的事。他对那些酗酒、驾车超速、没有狗牌或者窃案什么的，倒是办得不错。可是我觉得——我敢肯定——他不会处理杀人案。”

“杀人案？”路克提高声音说。

老太太用力点点头，说：“是啊，杀人案。你觉得很意外对不对？我看得出来。我本来也非常意外，简直不敢相信，我想一定是我自己在胡思乱想。”

“你肯定不是胡想吗？”路克客气地问。

“嗯，不是。”她肯定地点头，“第一次也许是，可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就绝对不是了。从那以后我就绝对肯定了。”

路克说：“你是说发生了——呃——好几件杀人案？”

她用安详平静的声音答道：“是有很多件。”

又说：“所以我觉得最好直接向苏格兰警场报告。你不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吗？”

路克看着她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说：“嗯，对，我想你说得很对。”

他心里想：“他们会知道怎么答复她的。也许每星期都有几个这种老太太向他们报告，她们所住的宁静小村庄中发生了一些谋杀案。苏格兰警场可能有专门处理这种情形的部门。”

他正在这么沉思时，那个温和柔细的声音又说：“你知道，我记得在报上看过一次这种案子——大概是爱伯康比的案子。当然，他毒杀好多人之后，别人才起了疑心……我说到哪里了？喔，对了，有人说他有一种眼神——他用那种特别的眼神看人一眼，过不了多久，那个人就会生病。我本来不

相信有这种事，现在才知道是真的。”

“什么是真的？”

“一个人看别人的眼神，”路克看看她，她轻轻颤抖，脸色也失去了原有的红润光泽，“我最先是在爱美·季伯斯脸上看到，不久她就死了。接下来是卡特，还有汤米·皮尔斯。可是现在，就在昨天，我发现又换成汉伯比医生——他是个好人，真的是个好人。当然，卡特太爱喝酒，汤米·皮尔斯是个很惹人讨厌的小淘气，常常欺负别的小男孩，所以我对他们的死都不怎么难过。可是汉伯比医生就不一样了，我一定要救他。问题是，要是我告诉他这件事，他一定不相信！一定会捧腹大笑！约翰·瑞德也不一定相信我。可是苏格兰警场就不一样了，因为这种事他们看多了！”

她望望窗外，“喔，马上就到了，”她在手提袋里摸索了一会儿，拿起伞，又说：“跟你聊聊我觉得轻松多了。我相信你一定是个好人，好高兴你认为我做得没错。”

路克和蔼地说：“我相信苏格兰警场会提供你很好的意见。”

“真的很感谢你，”她又在手提袋中摸索了一下，“这是我的名片——喔，对了，我只带了一张，等一下要给苏格兰警场。”

“当然，当然。”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姓傅乐登。”

“傅乐登小姐，”路克微笑道：“我叫路克·菲什威廉”。列车驶进站台之后，他又加了一句：“要不要我替你叫辆计程车？”

“喔，不用了，谢谢你。”傅乐登小姐似乎对这种想法很意外，“我搭地下铁去就可以了。坐到特拉法格广场，再走过

去就行了。”

“好，祝你好运。”路克说。

傅乐登小姐亲切地和他握握手，又喃喃说：“你真好，本来我还以为你不会相信我呢。”

路克不禁红着脸说：“嗯，那么多杀人案！想杀掉好几个人却不受法律制裁，实在很不容易，不是吗？”

傅乐登小姐摇摇头，热切地说：“不对，不对，亲爱的孩子，你错了。杀人并不难，只要没有人怀疑你就没问题。你知道，我要说的那个人就是任何人都不会怀疑的人。”

“好吧，无论如何，祝你好运。”路克说。

傅乐登小姐消失在人群中，他也转身去找自己的行李，一边想道：“真的有点古怪？不，我想不会，顶多只是她想象力太丰富了。希望他们婉转地向她说明，实在是个和蔼的老太太。”

二

吉米·陆瑞谟是路克的老朋友了，路克一到伦敦就找到他那儿。当天晚上，他们一起出外作乐。次日早上喝咖啡时，吉米叫了他两声都没回答，因为他正在专心看报上的一小则新闻。等他意识到吉米叫他时，才说：“对不起，吉米。”

“你在看什么？政坛消息？”

路克微笑道：“不，不过这件事有点奇怪，昨天和我坐同一辆火车的老太太给车子撞死了。”

“也许只是同名吧，”吉米说，“你怎么知道是她？”

“不错，可是这个姓没错——傅乐登。她正要过马路到苏格兰警场时，被一部汽车撞死，车子没有停下来。”

“那个司机一定恶有恶报，撞死人也不负责。告诉你，这年头开车真是太可怕了。”

“你是什么车子？”

“福特 V——八型的。告诉你，老弟——”

接下来，谈话就变得很技术性了。

一个多星期之后，路克正在漫不经心地看着《泰晤士报》第一版时，忽视尖叫了一声：“天哪！”

吉米·陆瑞谟抬头问：“怎么了？”

路克抬头看着他的朋友，脸上露出很奇特的表情，吉米不禁吓了一跳，“发生什么事了？路克，你好像看到鬼似的。”

好一会儿，路克都没有回答。他丢开手中的报纸，在室

内来回走着。吉米越来越惊讶地看着他。路克一屁股坐进椅子，俯身对他说：“吉米老哥，记不记得我说过，我回英格兰那天和一位老太太同车？”

“就是你说让你想起蜜尔德姑姑的那个老太太？后来被车子撞死的那个？”

“对，就是她。告诉你，吉米，那位老太太跟我说了一大堆话，说她为什么要去苏格兰警场报告一连串杀人案。她说她住的村子里有个随心所欲的杀人凶手，而且他很快又打算再杀一个人。”

“你没说她很古怪。”吉米说。

“我没想到。她说得很详细，提到一、两个被害者的名字，又说她最着急担心的一件事，就是她知道下一个被害者是谁。”

“喔？”吉米用鼓励的口气说。

“重要的是，那个人的名字叫汉伯比——汉伯比医生。那位老太太说，汉伯比医生将会是下一个被害者，她觉得非常难过，因为他‘实在是个好人’。”

“嗯？”吉米说。

“你看这个。”路克把报纸递过去，同时指着一则讣闻：

先夫汉伯比不幸于六月十二日在爱许郡卫栖梧
自宅突然亡故。谨定于周五举行葬礼，花篮、花圈
悬辞。

未亡人 贾茜·汉伯比泣首

吉米沉思了一、两分钟，才用严肃而没有把握的声音说：“我想大概只是凑巧吧。”

路克突然转身说：“万一那个可怜的老太太说的是真的怎么办？万一那个不可思议的故事真的是事实怎么办？”

“喔，算了，那未免太玄了，世界上没有那种事。”

“你怎么知道？事实也许远比你知道的多得多。”

“你那套警察的口气又来了！难道你退休了都忘不了自己是个警察吗？”

“一日为警察，终身为警察。”路克说，“听我说，吉米，事情是这样的：我听到一个故事——一个不像是真的，但并非没有可能的事。现在发生了一件事——汉伯比医生的死——可以支持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有一件事也很重要，傅乐登小姐要到苏格兰警场去报告她这个不像是真实的故事，可是还没有到达，就被一辆车子压死，车子却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吉米反问道：“你怎么知道她还没到苏格兰警场？也许她是回来的时候被压死的呢？”

“有可能，不过我相信不是。”

“那只是你的假设。总而言之，你相信这出戏就是了。”

路克用力摇摇头，“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只觉得这件事真的需要好好调查一下。”

“换句话说，你要到苏格兰警场去？”

“不，目前还没到那种地步。你说得没错，这个叫汉伯比的人也许只是凑巧死在这时候。”

“那么请问，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我要亲自到那儿去调查。”

“你真的打算去？”

“你不觉得那是唯一合理的方法吗？”

吉米看看他，然后说：“你是说真的？路克。”

“一点都不假。”

“万一这一切全都是假的呢？”

“那最好。”

“对，那当然，”吉米皱眉道：“可是你不这么想，对吗？”

“亲爱的老哥，我并没有成见。”

吉米沉默了一、两分钟，然后说：“你有什么计划？我是说你突然到那个地方去，总得有个理由才行。”

“嗯，我想我会有理由的。”

“光是‘想’没有用，你难道不知道咱们英国的小村庄是什么样子吗？任何生人都会被拒之于千里之外！”

“那我只好伪装一下了，”路克忽然笑道：“有什么点子吗？装成艺术家？不行，我根本就不懂绘画。”

吉米说：“慢着，把那张报纸再给我看一下。”他接过报纸，又看了一眼之后，用胜利的口气说：“太棒了！一切都没问题了！”

路克转身说：“什么？”

吉米仍然兴奋不已地说：“爱许郡的卫栖梧！太棒了！一点都没错！就是那个地方！”

“是不是你碰巧有朋友认识当地的验尸官？”

“这回不是，是个更好的消息，老哥。你知道，上帝赐给我很多姑、表兄弟姊妹，因为家父生长在一个有十三个子女的大家庭，你听清楚了：我有个堂妹在爱许郡的卫栖梧。”

“吉米，你真是太了不起了！”

“还不错，不是吗？”

“快告诉我详细情形。”

“她名叫布丽姬·康威。过去两年中，她是伊斯特费德爵士的秘书。”

“就是那个拥有那些黄色小周刊的家伙？”

“对，他本身也是个难缠的人，很傲慢、自大。他是爱许郡卫栖梧人，发达之后，又回到家乡，买下当地唯一的大宅——那本来是布丽姬家的，现在忙着大事整修。”

“你堂妹是他秘书？”

“嗯！”吉米黯然地说：“现在她又高升了，已经跟他订婚了！”

“喔！”路克相当意外。

“当然，他是个结婚的好对象，”吉米说，“财源滚滚而来。布丽姬以前被一个家伙甩掉，所以她对爱情已经绝望了。不过我想这件婚事应该会有好结果。她会对他亲切，但是也很坚定，他也会一切都听她的。”

“那我该扮演什么角色呢？”

吉米立刻答道：“你去那边住下，假装是她另外一个堂哥。反正布丽姬已经有很多堂哥，再加一个也无所谓。我会先跟她说好，她和我一向交情不错，一定会答应的。至于你去的理由嘛——巫术，老哥。”

“巫术？”

“民间传说、乡下迷信——反正就是那些。卫栖梧在这方面相当有名。是最后保留恶魔宴的几个地方之一，直到上个世纪末，还有烧死女巫的事。你就是要写一本有关那方面的书，明白了吗？研究马扬海峡和旧英国民俗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同点等等。带本笔记本去，拜访一些老年人，向他们请教当地迷信和风俗习惯，他们对这种事已经司空见惯了。要是你住在爱许庄园，就等于有了身份证明。”

“伊斯特费德爵士会怎么想呢？”

“没问题，他没受过什么教育，很容易受骗——相信他



从自己小报上所看到的一切。总而言之，布丽姬会打发他的。布丽姬那儿没问题，我会对她负责的。”

路克深深吸一口气，“吉米老哥，看起来这件事好像并不难办。你真是太了不起了，要是你能替我解决令堂妹那方面——”

“绝对没问题，交给我好了。”

“感激不尽！”

吉米说：“我只有一个要求，要是你真的查出杀人犯的话，一定要把故事说给我听。”又尖声问道：“怎么回事？”

路克缓缓说：“只是想到我认识的那位老小姐跟我说过的话。我说如果想杀掉好几个人却不受法律制裁，实在很不容易。她说我错了——杀人并不困难。”他顿了顿，才缓缓地说：“吉米，我在想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什么？”

“——杀人不难。”